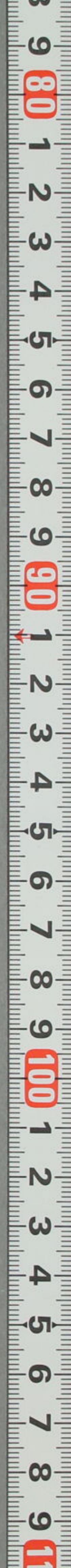


袁中郎先生全集

後學賀熙齡
題籤

~ 16
2676
11



16
2676
11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疏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為言
師遂指茅為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疏

新金田中書堂

始此今聖母塔卽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
士故舊事多畧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
中所謂荊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
爲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
來者彌永彌敝他日摩挲藏骨地焉知不爲卜
兆者所奪畧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
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
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啓以十疑釋西

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
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真指心宗攝
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
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
述也蕞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盲龜值浮木孔
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畧抑至於此
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
墻宇堂厨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衆佛子之

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勉爲之唯漸而恒乃可成

板橋施茶疏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驥奔泉行人在道當其炎則燄在喉當其寒則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解裝釋馱遊人踏沙而過羈馱之客傷風煙之頓異而流光之爲塵足也煩懣之時忽咽一杯眼若開而

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發泄其羈旅無聊之况也乎此古人置郵傳餐之旨王政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

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爲民策旱潦。正疆洫。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爲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器貨。是商未始不耒也。夫工爲民陶冶鼓鑄。織維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辨道。行則叅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爲應供爲利生者。百不能一。而坐而蠹庾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

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人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爲蠹國。使天下之爲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耨者同。比之方繼口最爲淨食。使瞿曇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

制而爲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腳不粘孟粒禪者某議買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大饒益此經世之畫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爲五老泉爲瀑布巖爲獅子文殊澗爲青玉峽玉函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奧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

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奇嶮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煙巒分身作千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坵者少年上人獨能耽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禪者適隸其職同行數衲爲余言余曩適竭不

能具檀自惟靳鄂去匡爲近又余友孟常兄弟
及吳臯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
辦當不惜也因爲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愁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腳而菴者傭而灌者
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漁人趾
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臂
計統其衣者一春當費鞮二緡市人雖赤足其

襦襦衫裙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灌則
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饗殮不時婦女跣至見其
皙則不雅或傾什則費且蕪故議者欲甃此巷
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履至於閭里
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禪而醜見其脛
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
已

補藏疏

夏口書外生全集 卷十五 六
二聖寺藏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其亡通禪暨諸居士飾其櫝而飽蠹粉者尙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困於造閣旣困於治櫝其合力者不過三兩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宰官謀爲遠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恥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貧且慳不能檀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

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卽次之地也郵有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孑然一錫過傳舍則皂而挺者呵斥等於餓隸投逆旅則囊唯一鉢又以其緇而髡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緡不投一縷

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而行腳每至之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扭遞者比比皆是皆皆叢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而荆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民居襍而僧習爲市已不復知薙髮爲何事大士之堂每以客豕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粲是何今昔之懸絕也翠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

命名於黃太史托於比來僧某歛而粒之以郵四方之行腳者此盛舉也敢以告今之宰官長者興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含之業此其時也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席某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

人募齋僧幾許。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卽籍名簿。上其人爲具。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爲之。供故行脚之人。便之。明僧舊有是願。青平居士代爲乞言。余謂若但欲滿供僧之願而已。則如前所云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畢明僧酌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

刹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碁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夏。夫衣紈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爲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頂而緇者。則羣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輿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業。以諛時目。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蹠見僧。乃不怒。迨先伯修

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以爲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指如出一家見行腳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世爲瓜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爲修雅將

闢禪舍以客桑門余顏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

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
剝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跡未朽過此則爲
畦爲澤無復一卷疑所倚卽太歲岡也寺本供
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
侗者知其不合民惑於福田而躋竈於奧此下
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孰勝妙喜曰
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爲則如來以天爲部辟則
臣妾臧獲也今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旣

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
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爲通
侯爲卿貳是在諸檀越取之田子曰必也正名
敢爲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氓田子名某世爲
里中望族

題王路菴疏

往來衲子侈談僧郵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
而姑蘇之王路菴爲最余友死心適從越來談

赤合齒而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川書各一通爲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願是余令吳時質諸目山居時質諸耳師來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不敢爲妄語緣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環荆州之精刹以千數而二聖最古且異濟川

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知爲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微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卽寺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來姓名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子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稍名之已而羞深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

爲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有茅穗油河事可爲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爲誰家封鬣耕耨耘樵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爲鎌刃礪石者或亦髯將軍呵持之耳蓋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末載碑中故不贅舊址爲江所齧自椒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柴之有其

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子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庾而下諸大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遺教之所屬累所以助四天子於明明者也諸君子悼文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

起也雖微福田遠寧挈然已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

十一月杙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維茲紅板軌不得方木糟塊圯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啓囊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郎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題請藏疏引

坵澆汁也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菩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爲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恣處嚴寶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閻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

仗大士光動念卽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
淨致彼劫茫茫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
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
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鐘存古閣騫舉若
烏翔苔斑生繡題溜雨駁金牀行道猶不忍給
孤豈相忘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煌露電理歸
盡繁華夢幾場失足劍戟林舉手得清涼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毘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
雲物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
爲毘盧設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
柯慈容現沼月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
無眼觀觀處離林樾衆生全眼塵云何得超越
峩峩丈六像金土姿裝捏花冠耀青髻寶衣披
古摺低頭及合掌恒河沙功德窮子背慈父百
城閒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

巖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毘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嚙孱陵城披髮大士
仗劍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草沙石腥青
獼猴鎖川波平。雕題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鐵立
宮成。霜摧雨折歲屢庚。懷梁額上菌芝生。行道
過者涕淚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青錢赤仄出箱
盈綿絲一縷沙一星毘沙天子作証明紅髯碧

眼靈官靈

題光中鳩材小册

珊瑚爲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
倚花立。番鐵柱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杞
梓榭楠被天黑青髭白面盡檀越老去髡頭少
作客驀地相逢如舊識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枉梁不飭塗者死舊鬼嗷嗷喚

新鬼。小人無和君子恥。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
題柱從此始。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死叢枯覓不得。一丈草深
欄楯寒。寶池波湧車磔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
溜濺面髻堆灰。試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
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濺窗溼。苔紋斑斑生古壁。彫疏半毀
柱蒿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試
介烏紗作檀越。積露爲波江可得。東鄰百里賢
相識。山自銖忽大千伯。等一金田無差別。掃卻
莓苔貯空月。琉璃地上光澄徹。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滿車
汚邪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遍于

井間缸面甕頭之春溢彼堂櫺而應供大士腰
懸空盎赤髭淨侶枵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
之厥有白足分衛諸方寧爾余踵填彼饑壑仁
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尙草菴引

檀度和尙告我曰去邑百里爲站過五里爲黃
鐘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
郵僅可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

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卽主人也來若歸舍當
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
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
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偕數衲
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土居士信根生熟如
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願擔瓢歆笠婆娑
乎其間也

鬻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範塿
等山齊走遍渚宮與湘澤南中冠帶簇如雲誰
是堆沙老阿育衲衣三度敝秋風又踏峩嶷千
仞碧蜀山銅鐵走華夷高舶林林同瓦礫是中
應有大心人橐可傾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鷲
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冊

衆香國裏花深處鸚鵡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北

色堆嵐中有我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欹金
錫如雲掉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
洲渡二十一萬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擲
一錢丁一緡榷梓豫章頃刻具面赤修髯怒者
誰布金長者驀相遇

雙田寺冊

雙田開山自李唐雪焰摧爲瓦礫塲芟菲誅杞
作雲堂鏡水不波菱芡香蘆荻花飛滿寺霜刻

株爲佛如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頸腮不辨臂
怒張腰弓背曲色沮藏皴皮皴目苔蘚裝黃面
老子面不黃雪山行苦骨羸庭爰有大心檀越
王銅山金埒珠倉箱入門四顧淚徬徨融膏治
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東村西社皆蓮鄉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五終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雜錄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
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亢亢若

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猫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綠辰花及瓜瓞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淅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社莊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

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鬪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畧謂蟲生於草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

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腳腿長身背濶者爲上頭尖項緊腳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繩黃錦蓑衣肉鋤頭金束帶齊齊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膈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芟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煮熟栗子黃米飯

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蟲內熱用荳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蟻蝨蟻蠓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鬪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鬪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

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挾其鬚卽不能行旣憤不見因以死鬪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鬪蛛

鬪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腳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窗間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

案板下網止數經無緝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卽終身不能鬪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己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己出子者不宜用登塲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獍獍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

力敵數交卽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
捉之時卽云某善鬪某不善鬪某與某相當後
皆如其言其色黧者爲上灰者爲次雜色爲下
名目亦多曰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
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
大蟻凡饑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
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問技巧事一見卽
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時尙

古今好尙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
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窰器如哥窰董窰
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
玩欣賞與詩畫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
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
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稗稗者也近日小技
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

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
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
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值千錢敲
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
事皆始於吳中猥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
動得重貲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
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
知不與王吉諸人并傳哉

題出世大孝冊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
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
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巾冠
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
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恒式也
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當不勝彼冠巾耶夫世
間冠巾多矣豈必皆曾參哉今之議僧者不過

曰南叅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
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
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疎濶矣彼三千七十
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即使今之世有一
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
數百千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爲
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亡也久矣道亡
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

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
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之憂乃爲
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至老
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某禪人母年九
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
安養爲期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若母者
耶此卽天如之軌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

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既已
圓頂而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題澄公冊

澄公參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
之高僧以止念為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
塞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
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嘿亦
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

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月則影未始不寂也
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没而求之無有也
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没而求至昏不得牧之父
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
兒困焉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
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既已
知影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豈有
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修有夢中遇老僧
謂予為坡公後身故末段

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談笑而化當時以為
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
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耶然
坡公答叅寥以為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
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
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

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倒出
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
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
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
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
世謂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
山記在案澄公方讀兩赤壁賦余曰前賦為禪
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

直平敘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有
句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
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
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
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
爲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聞教典云前因富
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
報得魯鈍。慙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

笑之

題寒灰老衲冊

寂音云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
以三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
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
謂之任病有斷首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
不下權設話柄訛傳既久窠臼從生卽此話頭
墮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同服久而不效遂罪

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
曰不可學也子試爲之盜踰垣而入穴聞及牀
主人子方寤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
窘欲出不得私爲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
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
爲所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
在是矣若自有之吾豈能教若哉夫先禪機緣
固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叅尋有

年試以求之

雲影字解

卽明教居士之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
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
飄而來分片而滅以爲有物倏同太空以爲無
物屯膏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
屨也少焉爲美人爲蒼狗爲魚鱗鬣似有魂魄
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爛然又不知窈何

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
影雲卽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
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但於
影上覓心則兔角焉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
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紀夢爲心光書冊

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
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
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爲當代
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詠一笑有晉
人風騷壇之士傳爲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
余嘗論古人於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
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畫苑書法下至薄技能之
人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畫

袁中隱先生全集 卷三
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其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於諸鬼神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爲

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於乳變而爲酪變而爲醍醐變而爲餅而毒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躍躍袖手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爲之識

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爲一段佳話也

識通禪册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積諸居士建閣已通又移檣葺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皙魁然也今遂如削且他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憐長爲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爲有漏因遇諸居士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之三茅憩焉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

之顛遵海而南放于牢歷覽齊魯之勝蹟杖策日觀峯觀日出焉截出少室太行坐玉女洗頭盆求所爲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于清涼禮徧吉于大衆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峩眉雪與諸士談百城之概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載爲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邂逅何山余旣魚服師面日緘恐不聞聲亦復不相識矣

爲寒灰書冊寄鄖陽陳元朗

鄖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
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爲說余告之日夫二君
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爲一大事而先
師云朝聞道夕死可是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
者溺於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
能孝能忠廉信節卽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
朝聞孝弟之說而夕焉蓋棺可乎且七十子之

徒其中豈有不忠不弟其人者而殆庶止于子
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迫程朱氏出的知
有孝弟外源本矣而又不信生死事大夫聞道
而無益于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
也死而等爲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
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
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
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盱江

輩出始能扶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擊
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聵而世之儒者疑信
相忝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
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
之學脉絕而其脉遂在馬大師諸人及于近代
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至于今所謂
螟蛉者亦絕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
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

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遽呼沙彌沙彌應諾
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
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
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
茫然處會取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鄂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
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于余余因字之曰明

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卽宗也教卽體此宗者也俗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爲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旣不知率性于是閉其眼塞其耳卷其舌凝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性愈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

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爲參之也故先佛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色身卽眼耳內卽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天地位萬物育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面命也十方消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大地亂極矣

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知非
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
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第
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往余爲節婦詩有云淚溼瑣窗花紅紫也成血
又云裊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亡者
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

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
被收了無異色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
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可奈何故安之鄭母
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爲方
子公姊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子公手書其
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爲識其後

識篆書金剛經後

從曲江過韋曲宿牛頭寺汪右轄以虛出是卷

卷首有伯時繪子昂篆皆極精工而金剛經則
宋仲珩篆書也仲珩草書爲 當代第一而篆
不多見今見此卷勁如屈鐵豐道生不及也景
濂一跋叙述詳委此公邃於禪而教典尤博紫
陽圭峯分身入流者也卷尾有姚少師書極道
逸少師書數變而晚更秀余嘗見其自題畫像
及跋樂天竹窗詩雋氣見於筆端復可皆高禪
兩書俱出他手可不善書而復有臨池之譽不

知何以借捉刀人也若余不能書者然每見佳
卷輒書此亦可發一笑雨中至興教寺小史設
長案山僧出粗石硯雞毛筆強余書以虛曰仲
珩必屏處書子豈亦有此癖耶余曰彼工書畏
敗名耳余亦何畏也遂笑而識之同觀者爲朱
武選非二段督學徽之也

題汪以虛羅漢卷後

諸大士藏洞穴若干年而征羅旁者得之既入

注以虛篋筭以爲得所托矣而鼠齧其尾幾傷
趾是此諸應真一厄于盜再厄于鼠三厄于以
虛也夫阿羅漢一名殺賊而不能自守其械慧
刃之謂何今與大士約欲護金襴衣當先殺盜
次殺鼠最後殺不能固局以卻鼠者是卽大慈
無量方便也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

醉龍阮藉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
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闕樹不冠
入廁自以爲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慎密人
也兩種若冰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
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
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今若強放達
者而爲慎密強慎密者而爲放達續鳧項斷鶴
頸不亦大可嘆哉夫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

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櫛物比。目爲極則而嘆。今古高視濶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爲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顰學步之陋習耳。而以之美。幼于豈真知幼于者歟。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余友麻城邱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於江。至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

知矜重甚。次日卽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團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齟齬玩經時。始細嚼嚙下。喉中汨汨有聲。乃相視而嘆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嘆羨不置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孺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媿嘆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東詢。載惠山中冷泉各二尊歸。以

紅箋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
詰第曰孰爲惠山孰爲中冷第不能辨嘗之亦
復不能辨相顧大笑然惠山實勝中冷何況倒
灌河水自余吏吳來嘗水旣多已能辨之矣偶
讀幼于此冊因憶往事不覺絕倒此事政與東
坡河陽美猪肉事相類書之并博幼于一笑

題泗州寺疏文後

余凡兩過泗州寺皆以拜客往一門如竇內僅

正殿一而空其旁諸天佛子纍纍塵土間所謂
寶池金地者僅僅斷垣敗礫寒榛衰草相枕藉
而已矣夫吳艷冶甲天下層樓複閣充塞井間
家有衣繡之石苑香剪綵之花而一袈裟地乃
荒涼若此豈吳人果不貪佛耶抑僧行薄劣致
法堂前草生一丈也寺僧明極雖無佛解亦守
禪律數爲余言此中有檀越遍擇城中精藍欲
爲神足長老建佛廬一區今寺幸有餘地顧恐

僧力薄如居士言耳安得令君一語檄而致之
哉余笑曰此化主事也夫布金鑲塔亦人也爾
善化之

識周生清秘圖後

不才之木得子而才故知匠石不能盡木之用
嗟夫豈獨木哉世有拙士支離龍鍾不堪世務
頭若蟄杵不中巾冠面若灰盆口若破盃不工
媚笑腰挺而直足勁而短不善曲折此亦天下

之至不才也而一入山林經至人之繩削則爲
龍爲象爲雲爲鵠林壑遇而成輝松桂蔭而生
色奇資異質不可名狀是亦生物之類也矣嗟
夫安得至人而與之竟不才之用哉

題江進之城隍疏簿

茂苑公此舉甚便但往歲見羽流緇徒每每借
此以脂膏其腹靈宇未就而主者已充囊盈篋
上者爲子母錢下者爲酒肉爲狹巷曲邪之用

丹碧稍塗金其外而柴其內不一二年頽然如故矣若然則長吏與若曹市是長吏易與也夫幽有鬼責而世固有不畏鬼者不曰緇計而毛責之有此册在乎今與而約工成有勸不則爲三百斤長枷以待册凡一百葉卽五十顆施者毋用朱簽敬題字白紙上

記藥師殿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輿由寺門

至房中可里許夾路多古木禿卉正面與藕花莊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簣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游人婦女往來喧襍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人喫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凡鍋甑瓶盤之類爲僕子所擅亦

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麓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多誑詩貢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夫好與好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袁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覓一錢名雖檀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交游

中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顏面甚薄卒不能爲力藥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爲何等人哉雖然余他生倘得成多寶佛將散恒河沙金作布施用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此地舊名淨居菴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後爲樓諸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

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觀斯記者噴與笑與
讀經羅漢贊爲黃竹石題

數墨尋行云不了義離指月觀超半滿字風起
雲流烟高石翠是沒字經諸佛所契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六終

